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
第一百五十二回 毀先賢豪客揮拳 開後局小兒言志

素臣大怒道：「想必是你誤了事了！這兩位秀才是何時來的？你耽擱他到如今，不早稟我，致我得罪於學校之士，雖撻汝流血，庸可贖乎？」文龍、文麟俱汗流滿面，倉皇趕至，見素臣已在責罵，便不發言，但頓足道：「豎子誤事！」文甲叩頭伏罪道：「今日是九叔值賓，因皇上賜有滿月賀禮，要修本奏謝，故令孫兒代值。這兩個秀才吃得爛醉，要求見公公。孫兒命施郎陪著，把苦茗去替他解醒，一面來事知公公，一面吩咐施郎，待其酒醒，婉言辭謝，告以有客，改日回拜。孫兒到席間正要稟知，被洪伯祖問起「壽」字，一心想到《經》、《書》、《史》、《漢》上去，便把這事忘記了！因已吩咐施郎婉謝，未曾十分在意，不知如何發起怒來？求公公饒孫兒初犯。以後願甘處死！」素臣問門監道：「那兩位相公因何發怒？」門監道：「初時太子爺陪著吃茶，後來便糊糊塗塗的，攀今弔古，還是好好的。太子爺說：『老太師爺陪客筵宴，倘有緊要，必欲面見，即便傳稟；如尚可緩，改日回拜請教。』那兩位相公也還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像有個作別的意思。忽然聽見匡太常大笑之聲，登時大怒道：『老太師爺縱酒比匪，號呶於室不知倒屣天下賢士！』便要打將進來，還說要提老太師爺兩耳，數其罪而來之哩！太子爺攔勸，便揮拳欲打。虧著太子爺是有本領的人，軟軟封住他四隻手，委曲謝罪，方不受辱。老太師爺早些發放才好！」素臣看著文龍、文麟道：「也沒別法，只有親自出去請罪。你們各有奏對，去干你正事，不必在此。甲孫誤事，可恨！可恨！」文龍、文麟便如飛入內。

素臣整在趨出。無外大怒道：「怎麼我們竟俱是匪人，只有他兩個是賢士？總是素兄吐哺握髮弄出來的事，平時把這些酸子縱容慣了，將公卿大臣都看做酒醒飯袋！待我這匪人山去，請教賢士一番，提耳而責之，給他一個怕懼，才是保全斯文的道理！」說罷，抽身出席。被成之一把抱住，笑道：「秀才醉了，有素兄出去請罪，何用更添吾兄出去陪跪？」梁公道：「弟原說無外不該載號載呶，卻連眾人都受訕了！」無外愈加生氣，長卿越看越笑，無外著急道：「長兄亦在匪人之內，有何好笑？笑我們一堂卿相，肚裡容不下兩個秀才！」心真道：「既秀才矣，而又加之以醉，避之不暇，況敢攫其鋒乎？弟雖志在叱天子，烹諸侯，而遇此等中聖人之秀才，則固游、夏不能贊一辭者也！」無外呵呵大笑，方才坐下。

素臣出去，見一個是吳江秀，一個是卞特立，是吳江縣中有名秀才，因打著大拱，深致不安道：「今日學生所實之客，俱是為家母生日而來的，不得不陪，以致失迎兩兄，惟乞恕罪！」那兩個醉人雖是狂妄，卻不由地禮法起來，也是深深一拱道：「晚生等素性醜醜，頗知自愛，從不肯乾讀顯要。因老太師泰山、滄海之鷹，不讓土壤、不擇細流，兼之好賢若渴，特為國家大事而來，欲當面陳說。一時不得通達，冒昧失言，求老太師恕罪！」素臣拱手道：「請坐了賜教。」

兩人坐下，吳江秀說道：「老太師功德巍巍，無弊不革。只有這件事，仍循舊弊，雖若可緩，而有關於世道人心，實為至急之務！」素臣問：「是那件？」吳江秀道：「晚生們在學言學，不敢越俎。古時學宮，春夏教以《禮》、《樂》，秋冬教以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別無制義之目。今雖兼課經義治事，而仍以制義相參，使學者有用心之心思，消磨無用之帖括，兼使精神俱昏，知識皆昏。一旦臨民，茫然無主。坐如木偶，全憑線索提牽；行若紙棺，一任模糊葬送。慾望老大師奏聞皇上，廢去制科，將坊間一切刻板，世上一切時文，俱付之祖龍一炬，此其一也。」

卞特立道：「古時設學，即有先聖、先師，而無可考。漢時先以周公為先聖，孔子為先師；後以孔子為先聖，顏子為先師，可為允當。後代遞增從祀，遂令馬融、戴聖之徒，亦儼然先師之列。嗣雖屢次削除，而猶有除之未盡者。如十哲內冉有、宰我。一則黨於權臣，聚斂以剝民，旅泰山以僭上，伐顛與以弄兵。此為不忠；一則妄請短喪，而於斬焉衰絰之中，安心衣錦食稻。此為不孝；以不忠不孝之人，列於俎豆，而令學者祀之，拜之，模楷之，是率天下而趨於不忠不孝之路也！夫有若言行似孔子，而子夏、子張皆欲師事之，較之冉有、宰我，固屬高下懸殊。即子賤尊師取友，以成君子之德其，為宰則鳴琴而治，幾於無為，亦豈冉有、宰我所可比？而彼則儼然於堂上，此則厭然於兩廡，豈不謬哉？慾望老大師奏聞皇上，撤兩人之主，而進有若、子賤於堂上，此又其一也。」

素臣道：「制義本無益於學者，而使暢發聖賢之精義，辨析經傳之疑蘊。較唐、宋、元取士之制，或雕琢其心思，或縱橫其意見，或俳憂其興趣者，得失判然矣！況為老太師所持制，為臣子者，可買買去之乎？」吳江秀道：「為臣者當責難於君，當進以唐、虞之政，祖宗法度有必當更改者，何嫌於變易耶？」素臣道：「祖宗法度有必當更改者，有可以不更改者；若不問其當改不當改，而肆意改之，以為責難於君，此安石之邪論也。安石變法而行僱役，民既安，溫公並議改除，蘇軾猶以為言。況祖宗法度，百餘年所安者耶？本朝由制義出身者，忠如方、景諸公，直如鍾、戴諸公，蘇尚書之理學，季祭酒之氣節，於少保之功勳，彭相國之經濟，麟麟炳炳，史冊可稽。即現在閣臣，如劉、謝六卿，如王、馬、劉、戴諸君子，樹立卓然，何一非制科出身？而必欲變祖宗之法度乎？況有鄉舉裡選，經義治事兩途以左右之。今之生監不通經義、不習治事者，不得與實與之典，是制科之中，以默參以論秀之法，非前此之徒工文藝者比。木偶紙棺之謂或可免矣！利不什不變法，害不什不變法，正無庸明與祖制為難，而輕議革除也！至冉有、宰我之升於堂上者，後人因陳、蔡之事，慰夫子之思，而非以其學行高於有子、子賤也。然已身通六藝，列於政事、言語之科。夫以子路之賢，而初見孔子，尚有雄冠之習；曾子之聖，而初在聖門，尚有質魯之目；豈冉有、宰我兩賢，漸濡聖人之教澤，而終不改其黨權、短喪之失乎？《論語》載：『冉有侍側，侃侃如也』，子樂。《孟子》載：宰我曰：『以子觀於夫子，賢於堯、舜遠矣！緬其氣象，譯其言論，亦可知其品之日上，識之日高，而可執其前事以相繩乎？』觀五秉之與，冉有非屑屑於財利者也；觀賜之華不如予之實，宰我不捷捷於口給者也；商富教於車中，論五帝於函丈，得不謂聖門之選乎？春秋時，事於諸侯者，以諸侯為君；事於大夫者，以大夫為主。委贊臣之，則各忠於所事，以是為盡職焉。冉有之忠於季氏，亦其義也。然弑父與君，亦不從之，則已賢於春秋時之大夫陪臣矣！短喪之問，誠為可疑。但今之居喪者，三年之內，俱能食旨不甘、聞樂不樂、居處不安乎？毋亦不食旨而有甘之心，不聞樂而有樂之心，居倚廬而有安之心，名為持三年之喪，而悲哀惻恒，實無期月之愛於父母者；蓋比比矣！是有三年之名，而無期年之實也！宰我天性不及。初遊聖門，疑先生之制禮，不本乎庸眾之常情，而禮樂壞崩，既失之拘牽。由哀發言，復不為虛假，故有『期可已矣』之問；自夫子以三年免懷，推喪制之原本，而發人子之天良，必能引其情性，而不終於不及矣！倘二子者，要終於不忠不孝，夫子有不麾之門牆外者乎？夫子樂收於門牆之內，而兩兄乃欲屏之門牆之外，不亦惑哉？」

素臣這一席話，吳江秀已頻頻點頭，卞特立尚期期欲言。只見無外含怒而出，喝問道：「你這二個豎儒，怎敢毀謗起先賢來？兩賢身通六藝，怎便不足楷模？且請問你兩人，通得幾藝？待我來考較一考較。如缺了一藝，便須罰跪在兩賢神位前，提著賢士之耳，揮我匪人之拳！但不知你兩顆狗頭，可受得起？」卞特立不待無外說完，拉著吳江秀往外飛跑，口裡說道：「匡無外吃得滿臉鮮紅，來撒酒風了！還不快走！」無外大笑道：「你兩個在這裡撒酒風，反說我來撒酒風，快些拿住，休教走了！」素臣趕出去送，已如漏網之魚，七跌八撞，跑出轅門去了。

素臣一面差人帖去致意一面攔轉無外，著實埋冤。無外掀鬚大笑道：「有素兄這等寬急肚腸，與他歪纏，若不嚇走了他，我們的酒會，何時結局？」一把拉著素臣進廳。長卿等一齊迎住，替文甲求情，說：「是我們笑出來的事，與令孫無乾！」素臣只得喝了起來，令其執壺敬酒，以贖前罪。文甲叩謝而起，接了家人酒壺，先敬了十杯入席酒。眾人吃著酒，長卿道：「這兩醉生語雖亂道，卻頗有些見解，非鄙生腐儒也！」素臣道：「這兩人是本縣有名秀才，每以貧賤驕人，得罪鄉黨，素行卻無瑕玷。被匡兄這嚇，吃虧了他了！」心真道：「無外此舉，可謂羯鼓解穢！素兄這一番議論，真是使頑石點頭，而卞生猶不輸伏，再與他纏到幾時！彼自負為顏淵復生，若沒無外這一嚇，將來便為瀾衡之續矣！」

成之道：「我們且完正事，狂生故態，暫目擱過一邊。」因向雙人道：「該輪著吾兄了。」雙人道：「稟過令官，弟初言志與

成兄同，今所遭遇，亦與成兄同。則成兄之考，即弟之考，無庸重複考注也。」因乾了兩杯酒，說一「示」字

次及古心，古心道：「弟之初志，在取科甲、絕仕進。今兩與願違。因自下考語曰：古所謂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者也。注下考。」長卿道：「大兄之未得科名，絀於時也；未絕仕進，屈於君也。孟子曰：『禹、稷、顏回同道』，何乃自貶若是？」眾人俱說違令。古心只得又改下考語曰「古所謂愛其人者，及愛其屋上之烏者也，注中考。」乾了兩杯，說一個「木」字。

末及素臣，素臣道：「弟之初志，在於深山。乃未得讀一日之書，即濫膺五等之爵，實直干進，竊位沽名。負此本願者多矣！因自下考語曰：古所謂山靈獻諂，湖長騰譏者也！」長卿等俱嘩然爭言道：「言必由衷，素兄初志在辟除佛、老。今果遇一德之君，措千秋之業，使數千年蟠結之大害，如距斯脫，即上考亦不足以酬之，乃妄注下考乎？不特違令，且違心也！違令之失小，違心之過大。先敬十杯，更定考語。」素臣道：「弟生平不敢作違心之論。諸兄無嘩，聽弟一言分割。弟之本願，實欲讀書深山，以避世亂。辟除佛、老之言，特妄想耳，因諸兄逼迫，姑妄言之，寧料其虛願而實償之耶？如此以虛而論，則弟於彼時見群奸之煬寵，嗟國事之日非，真有人山惟恐不深之念。雖風塵物色，時興仰友之思。而大廈將傾，知非一木所任。自德州回南，即欲泛舟洞庭，隱居避亂；因在濟寧遇著梁公，偶解熱腸，復發故態。迨至救出鶻娘，送至保定，為家叔正言責備，始欲以身殉國。仍未動一毫仕進之意，況於除滅佛、老乎？迨見皇上聖明，求賢若渴，賜祖傳之珍物，令戴監親為簪髻，祝逐臣此後事事如意。惓惓之愛，感人肺腸。然後以身許國，欲為扶危定傾之計。揆之初心，豈遽及此耶？」梁公、雙入俱道：「避世洞庭，絕意仕進，在濟寧關口真說過來，非違心之談也。」長卿慨然道：「此大舜若將終身，伊尹既而幡然之趣也！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。弟等違心之責，豈知二兄者哉！但不合竟注下考。憂則違之，樂則行之，其理一也，應改往上考。」素臣只得改下考語曰：「古所謂其雨其雨，杲杲出日也，注上考。」乾了三杯，說一「足」字。

長卿道：「弟初說底，恐亦如正兄之令不足十字。今幸不至收回。」正齋道：「只怕也只有此十字，更搜索費力了。」長卿道：「此須問庚先。」因問：「說過之外，還有幾字？」文甲置壺於桌，拱手答道：「還有（壽鳥）、（乍壽）、（馬壽）、（髮頭壽）、（魚壽）、（身壽）、（壽頁）、（風壽）、（役換彳為壽）、（土壽）、（米壽）、（彡壽）、疇、疇、疇、（女壽）、疇、（目壽）、、十八字；略通融些，則（壽邑）、疇、濤、燾、僑五字亦可說；再不避忌，（壽鬼）、（片壽）、（牛壽）、僑、（疒壽）、（日壽）、（白壽）七字僅可說矣。」正齋不信有許多字，因取紙筆令其逐字寫出，注明聲音字義；果然共有三十二字。惟（片壽）字為凶物，（日壽）字為父歿，斷不可說；可說者，竟有三十字。因肅然起敬，謂：「庚先博物君子。某真一字不識者矣！」

心真道：「正兄自謙，實吾輩通病。吾鄉前輩有極淵博者，止識字二個。以此論之，除素兄一門，吾輩非一字不識者乎？」正齋愕然道：「如何方謂識字？」心真道：「前輩之論，即如一『字』，必知天形之體度、數、理、氣、運、化，與附麗於天、日月、星辰、雷霆、風雨一切成象之道。而天字之形，從何字生出，在六書所取何義；自龍鳥蟲魚各篆，又及隸、小籀、八分、真、行、草書，備識其體；在某書則讀為何音、訓為何義、或同音而異義，或一音而數義，方為識天字。無一不明，無一或漏，方為識此天字。」正齋拱手答道：「識未滿百，亦恐有不明，有遺漏耳！」正齋舌不能下，因即向文甲問「天」字。文甲原原本本，逐節敷陳，真如心真所云，無一不明，無一或漏。其引據群書，正齋所知者十一；所見者十一，所聞者十一，餘七分，不特目所未見，即耳亦未聞。然後出席作禮，愧謝不敏。

長卿太息道：「二兄一門，無美不具，無具不絕。非庚先何以為二兄之孫，雲從之子，又何以為好雨之父也哉？好雨之子，度必有異。庚先可抱持兩孫出來，昔日曾聽尊翁啼聲，決為英物；今更聽賢孫鳳音，以卜其異日也！」素臣因今文甲進去，將初兒攜出，遍拜諸賓。眾人一見，俱稱：「此乾裡駒也！」長卿欲聞其聲音，問：「可會對句？」文甲道：「四五字可對。」長卿出對曰：「一堂醉客。」初兒應聲對曰：「四座佳賓。」眾人俱贊。長卿道：「可更頌主人，」初兒對：「非二難賢東。」長卿道：「當兼頌汝祖。」初兒對：「乃四庫通儒。」眾人歎庚先之博物，幼孫知之，而吾輩不知，殊可惡也！長卿道：「盍更自頌，」初兒對：「四歲神童。」素臣笑道：「小兒大言，豈不慚乎？」眾人俱道：「此所謂自知之明，非大言也！」長卿道：「於何見也？」初兒對：「滿腹奇書。」長卿道：「讀書何用？」初兒對：「四國羽儀。」長卿道：「有文字者，必有武備？」初兒對：「萬里長城。」長卿道：「文武備矣，更覘所養？」初兒對：「千頃澄波。」長卿道：「學養全矣，遭際何如？」初兒對：「千載昌期。」長卿道：「既遇時矣，得君何如？」初兒對：「二人同心。」長卿道：「既得君矣，澤民何如？」初兒對：「九土甘霖。」長卿道：「宜民人矣，受祿何如？」初兒對：「五世重光。」長卿道：「富貴福祿，同符高祖矣。壽更何如？」初兒對：「百歲太君。」正齋道：「好個百歲太君！我們本為祝太君之壽而來，放弟行白壽字令，正以太君之壽壽素兄。今初兒之壽，亦如太君，恰好收局。長兄不必再問，再問則蛇足矣！」眾人俱道：「正兄說得極是！有這長卿兄，出對就出不完了，休說四歲孩子，就是我等長老之人，也必被問窮了！若非神童，豈能如此滾滾不窮，應聲而出耶？」

長卿道：「我們今日實為賀志而來。二兄之志已賀，諸人之志已考，吾輩十人之局完矣。而初兒自頌之十對，更開初兒言志之局。特不知他日何人更與賀志、考志，以繼吾輩之前局耳！」無外道：「我輩十人，雖不結盟，而情同骨肉。後人宜有以繼之。但初兒言志，與素兄相埒，非庸眾可與為朋。當於孫曾中各選一人，為異日論交之地。俾言志、賀志、考志，亦如吾輩前局，豈非乾秋佳話？諸君以為何如？」眾人俱說：「最好！」長卿道：「初兒聲清而氣厚，富貴福澤，真可同符高祖！我等須妙選家駒，方足為其友也！」因各於孫曾中擇其尤者，索紙筆開去，第一先開著素臣雲孫文初，年四歲；次即開長卿曾孫洪維，年九歲；正齋曾孫袁緒，年十一歲；心真曾孫申接，年十歲；首古曾孫元嗣，年十歲；成之曾孫金演，年十歲；無外曾孫匡顯，年十二歲；梁公曾孫水昌，年十二歲；雙入曾孫銜續，年十二歲；古心曾孫文守，年十歲。

長卿道：「前局十人，梁公、無外、雙入三兄齒最少；後局十人，則三兄之曾孫由最長，此至變之局；合十人之齒計之，恰成百歲，又為他日適慶百壽時賀志、考志之兆，此不變之局也。吾輩年邁，不及見矣；庚先神氣完足，聲重以長，百壽之符，其在斯乎？此單可付庚先，為後日之券！日已向暮，可撤去正席，即換翻席，各人輪飲十觥，為後局十人佳識，不更候諸兄之令，何如？」眾人俱歡然應允，換席復酌，並拉庚先、初幾入席。成之之酒，無外代飲；初兒之酒，庚先代飲。心真道：「初兒之酒，每杯宜令見意。」文甲依言，存涓酒，令飲十杯。飲完，初兒兩頰泛出桃花，更覺可愛。長卿抱入懷中，問：「可能如李鄴侯之作方圓動靜賦？」初兒道：「能。」長卿大喜，即以初字命題。家人送上紙筆，初兒想了一想，即寫出四句道：「

乃祖公相，示以典則；

髡兒稟之，孕此萬國。」

長卿失驚道：「四歲小兒，乃有此大志，兼能下此創字！且請問你『孕』字之意？」初兒道：「我腹中懷著子女。」長卿道：「你小小肚皮，怎樣能孕此萬國？」初兒道：「肚皮雖小，度量卻大，我以仁有天下，天下皆在我度內，受我懷保！便如父母懷著子女一般，不是真個把這小肚皮，裝那萬國之人也！」眾人俱笑道：「長卿兄問得嘮叨，卻被他笑了去也！」長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何故不說懷此萬國，而說孕此萬國？」初兒道：「不過取孕字頭上有個乃字，不脫題耳，無別故也。」眾人驚喜非常，贊不絕口。正齋道：「先一個示字，就認得真了，吾輩尚有不加察，而以衣字當之者。」雙人道：「不特思巧句工，而並能用仄韻，非深於韻學者不能，真神童也！」

無外一手在初兒腰間，掏出小小佩囊，道：「這不是詩韻嗎？將來必駕駕山而上之矣！」成之道：「人家小兒錦囊以裹，而素兄家注兒獨佩詩韻，宜其超軼人群也！」長卿在詩韻內檢出一紙，看是小楷西銘一篇，說道：「諸兄以詩韻為奇，豈知尚有此理學大文，民胞物與為事，宜其能孕萬國也！方圓動靜賦，只見得鄴侯之智慧；此乃欲以仁有天下，真可突過前賢，吾輩皆拜下風矣！」

素臣口裡謙讓說：「小時了了，未足憑准。」心裡亦自喜歡不過。文甲嘻著一張嘴，幾乎合不攏來。長卿道：「弟見此異寶，不恥自危。有嫡長玄孫女，乳名祉郎，性頗靈慧，貌頗清秀，小初兒一歲。若不棄嫌，願結朱、陳之好！」素臣道：「弟無不遵，但須稟命家母。」因人內稟知水夫人。水夫人大喜道：「此兒本屬聰明，不知其志願若此！長卿與汝至交，久聯姻好，許之可也！」素臣述母命，梁公認了男媒，正齋認了女媒，素臣與長卿遞了交杯，行拜定之禮，文甲跟著素臣同拜，令初兒拜見高岳，並謝大媒，遍拜諸賓。重複入席，各飲雙杯。裡邊趕制出和合湯、團圓果，吃過，然後各散。

素臣、文甲領初兒入內，水夫人抱置膝上，戲問道：「被你幾句話騙了一個妻子，可也喜歡？」初兒道：「書中有女顏如玉，何足為喜？所喜老太君與老太公、公公都有歡容耳！」水夫人意喜，命宮女取兩朵金花，大紅全彩，戴了送回。

文甲領見父母，稟知前事，文龍、鳳姐都喜到盡情。復取金花紅彩，交披四插，然後送過西宅。文施、好文喜得心花開放。好文一乎抱置懷中，聽著宮女數說，老大師爺進來，說男爺怎樣對對，怎樣做賦，怎樣與洪太師爺對笑，把合堂人都喜壞了，洪太師便把小姐許給男爺；太君怎樣領見大太師爺，太太師爺怎樣稱贊；鎮國太夫人怎樣賞披花紅，說得天花亂墜。好文一面聽，一面將初兒頭臉撫了又撫，摸了又摸，把嘴去搵著小臉百般親愛，百倍喜歡不題。

次日，宴乾珠等七人於補袞堂，並請水雲、公孫四人。宴玉兒等七人於月恒堂，並請珠娘姑嫂二人。冰弦、紫函、晴霞、珠娘、媚娘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，割股為羹，誓死不辱，雖古之烈婦，何以加茲；珠娘性情和順，容貌端莊，可稱淑媛，皆閨閣之選也！即請入席，切勿固辭！」各人無奈告坐，坐下。

外邊虞輝等問起水雲四孫年歲、名號。水雲指道：「長孫名間，年已二十四歲；次孫名散，年已二十；三孫名疏，年亦十八；四孫名曠，年方十四。」素臣道：「四姪腹有詩書，性俱淵默，所取之名，皆寓隱遁。今回母舅既蟠然來歸，諸姪不必拘命名之意矣。大姪名字，已為蘇州府辟舉，早晚便有佳音；三位姪兒，亦當出而就試。邦有道，貧且賤焉恥也。母舅豈有意乎？」水雲點點頭。倪又迂道：「四位令孫，神清骨秀，皆屬貴相。著入仕途，必為國器！晚生有一堂妹，係胞叔末女，性頗婉順，貌亦幽閒，比二令孫小一歲，不識可仰攀否？」素臣喜道：「令叔在庶常館上，學生曾見過，是一個飽學之士。令妹亦經令正說及，德容俱妙，正堪與二表姪作配，母舅意下何如？」水雲道：「男大須婚，但恐山野之兒，不足為玉堂之婿耳！」素臣大喜，請虞輝、禹陵為媒，倪又迂與水雲遞了交杯，四拜為定。素臣復令水散與又迂交杯，重請入席。

虞輝、禹陵俱拉著又迂耳語一會，又迂向素臣道：「禹兄有一姪女，小三令姪兩歲；虞兄有一孫女，與四令姪同庚。意欲仰攀，但禹兄已嫌與太師同輩，虞兄更嫌僭上，故不敢啟齒。」素臣道：「並無尊插名分，有何妨礙？禹兄自是平等，即虞兄做了老親家，亦料不以幼輩見待也！」因力為撮成，即請又迂、虞輝為媒，先定了水疏親事；請又迂、禹陵為媒，復定了水曠親事。素臣歡喜，忙入內稟知。

水夫人留心為四姪擇配，一時未得相當，甚是牽掛；今一日之內，忽定了三個親事，其喜非常，向紫函、冰弦、晴霞三人叫喜道：「方才你三人執謙，如今卻是親家了！只我長姪姪年已二十四歲，反獨空他一人！」說到那裡，便把珠娘一看，向素臣耳語道：「我看珠娘幽閒窈窕，意欲與汝母舅說知，定為閒兒之婦，你道如何？」素臣注視珠娘一會，答道：「郎才女貌，年紀相當，是極好的事；母親可向媚娘說知，孩兒自去稟知母舅，撮合此姻。但既定親，這合家歡是不能成功的了！」水夫人道：「且勿使知，而於長輩男子，皆令媚娘打稿，則無礙矣！」

素臣連稱道是，素臣出去。水夫人即同媚娘至軒後，悄悄說知。媚娘大喜過望，但說：「門楣懸絕，不敢仰攀！」水夫人道：「看兒擇媳，相女配夫，何論門楣？可與尊夫說知，且慢向令姑說明也。」媚娘遵命允諾。素臣出外，一力攬掇，水雲亦允。即請虞輝、禹陵為媒，因無人拜定，代水雲出一鳳釵，作為插定，令宮女送入。

水夫人把鳳釵遞與玉兒等看，道：「此釵乃我家舊物，各位以為何如？」玉兒等嘖嘖稱賞道：「此等寶玩，非世家不能有也！」水夫人便親手插在珠娘髻上，道：「連日勞神，聊以此為潤筆之資！」珠娘看那金鳳，口中銜著一顆明珠，其價不貲，忙道：「賤婢微勞，何敢受此重賞！」一手便去除那鳳釵，卻被媚娘一手按定，道：「尊者賜，不敢辭，只謝了太君就是了。」珠娘欲出席叩謝，又被水夫人推住道：「雖出於老身，卻是珠娘當受之物，何敢勞謝！」珠娘是個極伶俐人，見水夫人、素臣、媚娘三人，眉頭眼角，耳語神情，便猜到八九分，是為水間親事。心裡又是歡喜，又是腴腆，好生難過。停會，送上和合湯、團圓果，愈覺含羞，不敢舉箸。水夫人殷勤相勸。媚娘道：「這是必要用完了。」復極力慫恿。珠娘此時，更猜到十分矣！

外邊吃完湯果，素臣正酌酒復奉大媒，忽水雲家中一個小廝，慌張趕至，報導：「不好了！無數兇人打進門來，把門窗都打壞了！」正是：

酌酒正酬三月老，打門耐忽報兇人。

總評：

平書兩番言志，一在家鄉，一在京中，此則合而為一，而南北諸人皆以慶祝百壽，聚集於此。所少者，數人而已！屈指前後，事隔五十年。人壽幾何？恐洛陽、耆英、香山九老雖極一時之盛，而僅為暮年高會，未嘗壯歲交遊，當亦開而愧弗如無矣！然作者極意經營，並不專為諸公荻享遐齡，慶其健會。

以有初兒，為素臣雲孫，將出色表之，不可無諸公之孫、曾，為之輔翼，而年皆童稚，安得遽爾打交？於是重寫諸公之敘，以存記於冊者，為將來之符契。然後此書如樂章之亂，不妨戛然而止。嗚呼！使天下之人子孫之友而皆擇交於祖父，何至有比匪之傷哉？

初兒為番王宅相，產於歐羅巴洲，從九萬里而來，歸為素臣裡雲孫之長。作者蓋用《中庸》聲名洋溢，凡有血氣，莫不尊親之意。以形除滅之功之大，合中國、外國而報之也。不然素臣諸孫紛紛定親，而番王番使朝貢至京者，亦所時有，何不聞結婚之事，而乃於文施身上發出奇想：騎龍昇天，遠婚歐洲，以衍雲孫一代乎？須知人臣無外交，番使慶壽，尚出特旨，安得私與結婚？而作者之意，以為非此不足以報除滅之功之大。於是不厭苦心孤詣，而成此奇情奇事也！故敘文施之龍媒，特詳於文界之馬媒、文驢之虎媒者，為初兒不得不出色表之。以五十年前之老友，各舉其孫、曾，以為之友，然則初兒亦一素臣也已！

百壽之辰演百出之戲，已將百數十之事一齊收束。此數回似乎贅瘤矣！然除滅之功，受之者無已時；報之者亦無窮。期子孫之多，科甲之盛、恩、榮、福、壽之隆，作者猶未厭於心也，故特表一云孫，以見文氏世世皆如今日耳！

吳江秀、卞特立所見，不為無理。而清廢時文，尤覺當明世。以八股取士，天下專攻舉業，置《經》、《史》於不問，而由此出身者，唯諾成風；泄沓相尚，遂至闖黨權奸，相繼並作，天下由是大壞。崇禎之末，有人書帖於城門曰：「奉送大明江山一座，崇正帝後二口。」下書「八股朋友公具」。語雖憤激，而其弊實亦在此。是書為明代彌補缺陷。素臣當國，致君堯舜，天下大平。罷棄八股，亦屬快事，而不知既有素臣當國，八股朋友即不能為屬於後日，何必輕更祖制乎？彼吳江秀才亦徒見其不廣耳！

「乃」字之形原象懷妊，故孕字從乃。此四句非貫通小學者，不能有此奧義，何物小兒居然學舌於十數老人之前。

「孕此萬國」一句，初兒自負極矣！素臣童時對啟賢公道：「願為賢聖。」口氣亦復不小；而初兒難在四歲。以此觀之，素臣之寵，自文龍以後，世有跨之者矣！